

# 迟子建

逆行精灵

观彗记

青草如歌的正午

雾月牛栏

驼梁

朋友们来看雪吧

清水洗尘

小说六家新作丛书

## 朋友们来看雪吧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# 朋友们来看雪吧

迟子建 著

小说六家新作丛书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朋友们来看雪吧/迟子建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1999.12

(小说六家新作丛书)

ISBN 7-5033-1170-3

I. 朋… II. 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774 号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625

字数:186 千字 印数:1-10,000

定价:15.00 元(膜)

## 写在《小说六家新作丛书》出版之前

### ——兼议小说的民族风格

集束选编出版铁凝、方方、迟子建、刘恒、莫言、叶兆言(女士优先,年龄为序)六位当代著名小说家的新作,无意也无权为他们在当代文坛上确定一个什么位置,推崇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文学风格是策划这套书的本意和初衷。

六位小说家对小说各有自己的追求,形成了独自的风格,他们在小说艺术上的造诣和贡献,这里不想作一一探究,由评论家和读者去细细品评。在此,只想给广大读者说一说编辑出版这一套书的意图。

小说发展至今日,它究竟该如何写,评论家作家仍是智者见智,仁者见仁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说起来也是,写作纯粹是个体精神劳动,怎么写写什么完全是个人的自由。回过来说,小说是写给大众读的,读者是否接受,是否喜爱,对作家和出版者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情。

这六位小说家,可说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,用时髦的话说,他们都是当下非常走红的小家。当然,眼下走红的小家不止他们六位(就这套书想推出的也还有余华、池莉,他们的作品已另有他主),选他们六位,是欣赏他们的小说,崇尚他们的风格,读者喜爱他们怕也在于此。

看重他们小说的风格,是他们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美学特征。时下有的人或许对小说的民族风格已表示不屑,似乎民族性与传统守旧已成同义。窃以为小说无论怎样作法,作家创作的灵性,作品描写的人物,叙述的语言方式,传达的艺术精神,无不渗透着民族文化、民族文字和地域风情对作者的熏陶滋养,这种渗透是融入意识浸入血肉的。一部成功的作品往往正是作家得益于此,得益于作家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自觉地接受,能动地把它融为自己的观念和智慧,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,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生活,表现生活,再用自己的作品回报民族。没有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苦难、命运、国民精神,投以深切的关注和切肤的体验、理解,不可能塑造出不朽的文学形象。鲁迅先生一贯提倡文学的地方色彩,他说:“现在的文学也一样,有地方色彩的,倒是容易成为世界的,即为别国所注意。”世界文学画廊,是由各国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学典型所构成;只有具备独特的民族风格,才有可能丰富世界文学的宝库。“只有民族的,才是世界的”,此话不无道理。

注重写人,写活人物,可说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特征之一。“略貌取神”、“以形写神”是中国小说的传统,也是我国文学和艺术区别于西方的重要标志。如今我们常

常不绝于口顶礼膜拜的西方文学风格，恰恰是我们的祖先所创立。我们先辈对绘画、诗词、散文、小说的艺术追求，向来以写意、传神为最高境界。当西洋画沉溺于写实、摹仿，以逼真细腻地再现描绘对象乃至乱真为艺术追求时，中国画早就走着自己重写意、讲神味、求气韵的道路。绘画如此，小说也亦然。清人沈宗骥说：“作者若但求之形似，则方圆肥瘦，即数十人之中，且有相似者矣，乌得谓之传神？今有一人焉，前肥而后瘦，前白而后苍，前无须髭而后多髭，乍见之或不能相识，即而视之，必恍恍曰，此即某某也，盖形虽变而神不变也。故形或小失，犹小可也，若神有少乖，则竟非其人矣。”他把“略貌取神”的美学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六位小说家的小说，写人物堪称高手。读他们的作品，吸引你的不是故事的曲折，不是事件的重大，也不是题材的新颖，而是人物的鲜活。随着那不惊不乍不露声色的叙述，你会不知不觉被作品中的人物所牵动，或喜，或忧，或气，或怒，或乐，或哀，不能自己。

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又一特色。我国古代称小说是“小道”、“小家珍说”，是“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”，是“丛残小语”，尽管不无偏颇，但却道明了小说源于社会底层百姓的“琐屑言谈”，与底层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本质。六位小说家似乎对小说本质的理解不约而同，他们好像都不太喜欢热闹，他们很少甚至几乎不涉猎直接描写国家命运、民族兴亡、时代洪流、指点江山的大作品；他们似乎也不迷恋自我、欣赏自我，陶醉自我，不见有自恋情结；他们也不沉醉于旧纸堆里，拣一些

陈谷旧糠花样翻新。他们耐得住寂寞,但又不冷漠,丝毫不敢懈怠,时刻关注着平民百姓的生活,把全部的热情投注在小人物身上。正是“衡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,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节总关情。”他们虽不在“衡斋”,也不为“州县”一官半职,只是纯粹的文人,但他们视关注百姓的个人生活世界,勘察身边人的生存状态,探究平民心灵的内在事件和隐秘情感,抚摸日常各个角落的土地为平生已任和乐事。因此他们赢得了丰富广阔的生活源泉,不断地发现和发掘艺术的矿藏,以自己的一个个鲜活的“这一个”,繁荣着文学的画廊。

平实动感而富有韵味的语言是六小说家民族风格的另一特色。中国小说发源于说话,崔道怡说,小说是“说”出来的。无论作品里叙事的主体是谁,他都是在说。这话很在理。语言是小说的基本要素,小说的色彩、品位、趣味和可读性,往往取决于小说的语言。有人说,音乐是人与自然的对白,是人对自然的感悟而产生的心声。读这六位小说家的小说,你也会感受到一种声音的旋律在流动,它也是小说家对生活的感悟而产生的心声。这种心声是叙述,是倾诉,它会带着汉语言特有的声和形,让你听到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,感受到一幅幅动感的画面。

中国当代作家能胸怀走向世界的意愿,敢睁大眼睛顾盼诺贝尔文学奖,其胆气和精神值得赞赏。但中国作家不用英语写作,中国文学便进入不了世界行列的说法却不敢苟同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,一个作家的作品,首先是写给自己民族的人民读的。中国老百

姓在茶馆、酒肆、街头巷尾的聊天、侃大山、摆龙门阵，惟汉语语言方能惟妙惟肖地传达其中的神韵，达到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的效果。用英语来写中国百姓的生活，不知如何能写出那些富有个性的语言特色，写出那些风趣幽默的乡言俚语的风味。

前面已作交待，六位小说家的具体作品，这里不作一一介绍，请读者们细细去品评。上述的分析，也不过一孔之见，一己之得，未必恰当，权当抛砖引玉，若有不妥，还望六位作家海涵，请读者见谅。

黄国荣

1999年9月18日于黄寺宿舍

## 小说六家新作丛书

---

《永远有多远》      铁 凝 著

《过 程》            方 方 著

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    迟子建 著

《拳 圣》            刘 恒 著

《师傅越来越幽默》    莫 言 著

《纪念少女楼兰》      叶兆言 著

---

# 迟子建

## 作者简介:

迟子建，女，1964年生于漠河。1983年从事创作，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三百万字。主要作品有《迟子建文集》（4卷），长篇《晨钟响彻黄昏》，散文集《伤怀之美》等。

- ◇ 主 编: 黄国荣
- ◇ 副 主 编: 项小米
- ◇ 责任编辑: 天 宝
- ◇ 责任校对: 吴 汇
- ◇ 装帧设计: 王 旭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写在《小说六家新作丛书》出版之前 | 黄国荣 1 |
| ■逆行精灵            | 1     |
| ■观彗记             | 71    |
| ■青草如歌的正午         | 143   |
| ■雾月牛栏            | 205   |
| ■ 驼 梁            | 231   |
| ■ 朋友们来看雪吧        | 257   |
| ■ 清水洗尘           | 273   |
| 后 记              | 297   |

# 逆行精灵





黑脸人已经是第三次将手伸向座席下的帆布包了。他喘着粗气摸索了很久，直起腰来时手里就攥着一根软蜡般的猪尾。那猪尾被煮成酱黄色，油光光地颤动着，活像一个年老珠黄的妓女在卖弄风情。

黑脸人一口将猪尾咬去三分之一，连着骨头一起响亮地嚼着。抱琴的人就觉得心下一阵悸动，仿佛看见一头被剁了尾巴的猪痛苦地四处奔逃的情景。先前他看见黑脸人吭哧哧地啃猪蹄，他的意识中出现的是一头瘸腿的猪；当黑脸人第二次从座席下取出猪耳朵时，他看见的是缺耳的猪。如今，一头既瘸且聋又无尾的猪丑陋地占据了整个脑海，他充满嫌恶，忍不住拉开手风琴的风箱，在贝司键的低音区重重地摁下一粒，使之发出沉闷的一声呐喊。

车窗外的森林一片苍翠。有时伴着车的颠簸，那绿色就随之活泼地跳跃着。豁唇突然惊喜地拍着玻璃窗叫道，“妈——野鸡！”

车里的人不由发出形形色色的笑声。豁唇红头涨脸地跑到车尾，想看野鸡是否还在视野之中，然而司机的一

个急转弯使野鸡出现的林地像颗毒瘤一样被断然切掉了。豁唇看上去有些眼泪汪汪了。这个七岁的男孩坐上车后已经发现了许多趣事：一片弯腰的白桦林、奔跑的灰兔、上树的松鼠、长在黑柞树上的白色树特、形如麦穗的紫色手掌花……他每一次宣布所撞见的新奇事物时都要先叫一声“妈”。

“妈——白桦树全都弯着腰！”

“那是大雪把它们压的。”被喊做妈的女人已经白了头发，所有的人都以为豁唇是她的孙子。所以豁唇第一次喊妈时，他们都忍不住笑。

“妈——我看见咱家插针用的树特了！”

老女人看了一眼窗外，对豁唇说“新鲜的树特不能插针，要晒干了。”

这回豁唇把“妈”和“野鸡”放在一块说，大家笑声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。

豁唇气馁地重新回到座位上。他不明白司机为什么不停下车让他下去玩玩？就因为怕雨会下得大起来而要不不停地赶路吗？

他们从县城客运站出发时便灰云压顶。值班的人劝司机不要发车，因为天气预报说午后有中雨，塔纷养路段的人每逢雨天就会阻止车辆通行。司机要赶回家给过世的老父亲烧“三七”（第三周），况且以往也有天气预报虚报云雨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就上路了。发车前他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说他能管得了自己的车不出安全问题，但管不了老天爷，万一下雨就会在中途歇脚了，让大家想好了，是冒险跟他走还是留在县城？结果有一多半的人退票下了

车。留在车上的,加上司机和女售票员,总共才十二人。其他十人六男四女,男的有黑脸人、抱琴者、老哑巴、卖山货的人、小木匠和豁唇。女的是豁唇的母亲、圆脸孕妇、脖子像鹅一样高耸的中年妇女和从关里串亲戚归来的短发大嫂。他们要到达的地方分别是塔静、塔香、塔多、塔美和塔奎。当然终点是塔奎了。

蒙蒙细雨一直袅袅下着。司机想只要这雨保持如此温柔的状态,不向气势恢宏处发展,那么他到达塔纷养路段时就不会受到阻拦。万一他们执意不肯放行,他会甩他们一条过滤嘴香烟意思意思。如果香烟仍然不能使前途光明,他还有一瓶陈年佳酿作为拨云见日的后备力量。

豁唇很快从对野鸡的恋恋不舍的情绪中走出来,因为他又发现啄木鸟了。啄木鸟顿着脑袋,在吃树缝中的僵虫。跟着,他又看见一棵漆黑的雷击树上栖着几只红脑门的山雀。

黑脸人嚼完了整根猪尾,他怀中的酒瓶便只剩个底了。那是圆形的一斤装的酒精瓶,上面有刻度,他每次喝之前都要用紫色的大拇指甲盖掐一下酒的深度,喝过后又把瓶子高高举向车窗一侧,眯缝着眼睛看他又喝下多少。其实窗外并无阳光,他根本借不到什么亮儿,何况他的眼睛不至于连刻度都看不清了,无非是下意识的举动。黑脸人酒足饭饱地打了几个隔,然后将胶皮塞蹭进瓶颈口封严,晃了晃,将它放进座席下的帆布包。抱琴者嘘了一口气,想他的饕餮行为总算终止了。不料他俯身起来后手里又抓着一把黄豆,那是生豆子,他将两手合成灯笼状,前后摇动着,豆子便发出狂奔的刷刷的声响。不知他

是否在给豆子去灰。后来那把豆子集中到黑脸人的左手时，已被他的油手弄得金光灿灿，他咯嘣咯嘣地嚼起了生黄豆。

瘦削的小木匠一直盯着左上方的鹅颈女人。有人在塔香为他揽到一份活，给一对要结婚的有钱人打家具。他把全套家什都带上了。早晨司机说他是为了赶回塔奎给父亲烧“三七”，若是中途因雨而耽搁概不负责时，他曾提着工具袋准备下车。可他走到车中央时发现了这个脖子又白又长的穿绿色碎花衣的女人。她盘着发髻，细眉细眼，嘴唇却很厚，看人时丰唇微启，一副与谁久别重逢的惊讶表情。小木匠觉得她浑身洋溢着一种水曲柳花纹般的浪漫而奇诡的气息，于是又重新回到座位上。有好几次他都想坐到她身边，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水到渠成的理由。他盼望着雨下得大起来，这样他们将被滞留在塔纷养路段，也许他会有幸知道她的乳房离脖颈究竟有多远。车里的女人只有她穿着裙子，肉色丝袜透露出她的腿匀称而结实。小木匠不由咂咂嘴。他想若是汽车顺利通过了塔纷，他就佯称自己不舒服去找她讨药，因为先前她拧开一个黄褐色的玻璃瓶，从中取出两颗橙色的透明药丸投进嘴里。她没有用水就把药咽下了，这使小木匠有一刻觉得嗓子有阻梗的感觉，仿佛鹅颈女人的药堵在他嘴里了。

雷声轰隆隆地响了起来，天色刹那间变得更为昏暗。豁唇的母亲连忙冲坐在最前面的孕妇喊：“快关上窗子，别把雷招进来！”

孕妇怕颠簸，所以坐在车首。她大约晕车，一开车就